

圓神

寫真心情

《寫真心情》是沈怡以攝影鏡頭捕捉、記錄瞬息之間的心情，並用她靈轉秀麗的文字寫下她在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美國及台灣原野的見聞，同時也透過她多年的攝影經驗，發抒她對攝影本質的廣泛思考。

沈怡懷著純真的心、提著敏感的筆、背著有情的攝影機，深入山林海濱，展開她知性與感性相互交融的旅程，

一方面映照了她自己的心情，同時也傳達了周遭人物的生命景觀，

《寫真心情》就是她近幾年來心、筆、機一體的生活縮影。

沈怡，一九五八年生，江蘇省江陰縣人，
國立藝專廣電科畢業，輔仁大學大傳系肄業，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廣播電視碩士，
現主持意象工作群，為從事報導攝影、翻譯、寫作、教學的多職人。

沈

怡 著

寫真心情

© 沈 怡 1987

圓神叢書㉔

寫真心情

作 者／沈 怡

攝 影／沈 怡

校 對／沈 怡・陳香妃・劉明華

發行人／陳達成

出版者／圓神出版社

社 長／簡志忠

總編輯／許國賢

地 址／台北市信義路四段三三九號四樓

電 話／700-5636・703-0206

郵撥帳號／1009368-5圓神出版社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3475號

印 刷 廠／協林印書館

總 經 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三六七號

電 話／642-551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初版

定 價／100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感謝出版界的長輩周浩正先生：

在我低落失望的時候，支持我——像他對許多年輕人一樣；
在我意氣風揚的時候，挫頓我——像他對一些年輕人一樣。

《寫真心情》的成書，追溯起來，正是源自周先生鼓勵，在《幼獅月刊》開闢「攝影思維」專欄；俟彙集時，周先生亦主動介紹好出版社。

他為晚輩做的事，與他舒解我出第一本書波瀾情緒的說辭一樣：「做好就算
了，別再提它！」

序

從事攝影工作以來，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事，常常是在專業上執着專一的人，深深吸引我。

爲他的工作投注一生，或準備投擲一生；關起門來我曾自問，自己會不會也這樣無悔地拍照下去？

兩位令我情不自禁着迷的攝影者，Koudelka 和 Diane Arbus，前者隨吉普賽人居無定所地遷徙，年復一年紀錄他們的生活；後者爲了拍攝畸型人物的世界，經常混充其間，最後心靈不堪負荷，用刀片自殺在浴缸裏，血水把她的身體都染紅了。

如此炙烈地在過自己給自己設定的人生，不是令人驚羨聳然嗎！

幾年前，勉強算是站在攝影的起跑線上時，旅遊歐洲的心情，只是單純爛漫的；却是在越來越實際的攝影生活裏，常常疑問，一生要追求什麼？

原先，攝影只是一項表達的方式，或者更無謂的，遊戲的方式。突然之間，它變成生命當中最大的資產——而思考、喜怒、人際關係、價值、定位，都與它有關。我覺得有點滑稽荒謬起來。

如果真要問，「簡單」的攝影（不是有那樣多人這麼認為？）帶來什麼？我只說，越來越多的疑惑吧。

疑惑本來應該紀錄真實的攝影，傳達了多少假象？疑惑拍下來的，到底是別人還是自己？疑惑用以託寄性靈的攝影，慢慢變成龐大的負擔；懷疑狂熱能否持久像懷疑情愛……。

懷疑「疑惑」只是心情的一部份，或是生命的本質？

《寫真心情》的確是我手寫我真心情，也是寫真時候的心情；幸而心情是波動的，它慢慢流過去了。

目 錄

序	I
輯一 天涯行脚	
大橋之旅	三
大寶帶客	九
——我們的歐遊旅行車	
阿爾卑斯山上的呼喚	一七
威尼斯信件	三一
沒有天堂	三七
我的模特兒蘇珊	四五

親愛的米雪兒·····	五三
洗澡落難記·····	六五

輯二 鄉土印象

山中歲月長·····	七七
走過南橫支線·····	八三
——南橫布農族印象	
畸零的族羣·····	九三
——這一代的都市山胞	
澎湖漁鄉·····	一〇一
締造紀錄的女性·····	一〇五
——索羅的單騎旅行	

輯三 攝影思維

閱歷·····	一一九
故事·····	一二七
躑躅二帖·····	一三三
吉光片語·····	一三九
兩代之間·····	一四七
攝影的心情·····	一五五
四種攝影人·····	一六一
我可以拍嗎？·····	一六五
——「肖像權」的法律問題	
攝影者的自尊·····	一七三
我們不願做低價位攝影者·····	一八一
攝影人與編輯人之間·····	一八七
自己的智慧，別人的財產？·····	一九九
——攝影著作權邊緣的一些問題	

輯一

天涯行脚

大橋之旅

住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的時候，幾乎每天都要看到它的呼息。

當地鐵稀呼鏘鏘地上了往曼哈頓的鐵橋，所有架在東河上的橋樑就像唯一的風景，緩緩地掠過去、掠過去了。

而我總是驚訝的發覺，一格格窗戶內逸過去的走馬燈般的影像，好像是一格一格的電影片，而眼睛這部機器，老是在一格一格收放的影像之間，砰砰跳個不停；像心臟一樣、像肺器一樣。

於是在轟隆轟隆的巨響中，那橋，就一亮一滅的呼息起來。

兩年前，布魯克林橋正值一百週年紀念，而電影「蘇菲亞的抉擇」，拍攝背景

也與這座老橋有關，於是更多步行的人注意到它的曼妙、獨具籌韻了。

那時候我與吉門之間的複雜情懷也面臨抉擇的陣痛。風高日麗的清晨，我出門去，一逕朝布魯克林高地行走，停在「蘇菲亞」曾經拍片的那棟大宅前，突然想起，這兒是早先吉門帶我來過的；他教過我許多事情。

然後就上橋了。

橋上的風把人的頭髮、衣裙，吹得翻飛，陽光却依舊亮刺刺的直射而下。木材基質的橋身彷彿鞦韆一樣微微震盪着：「如果吉門在旁邊，他會攙扶我一把，」我想，「或許，我會牽着他。」

一位公務員模樣，拎着公事包的紳士擦身而過，然後是騎單車的、穿運動褲慢跑的、落魄的流浪漢……，他們這樣忙於穿梭這座古老優雅的橋做什麼？有人像我一樣，上橋來想念一個人的嚙？

越走近橋塔，那繩纜就越發成形好看了。密密斜斜，織成一洩而下的千絳萬纜。一百零二年前，那些而今早已作古的築橋人員，在拉絳着這些繩索的時候，恐怕也曾驚嘆，渺小的人力聚合，完成了如此接近自然，又特異出衆的建築藝術——

誰會忘記「蘇菲亞」中那個飛躍上橋，風發的意氣彷彿凌空而去的鏡頭呢。

築橋人員的子孫，與有榮焉，終於被國家鄭重地尋訪起來，視作一名口傳歷史的見證人。最接近參與築橋人的血裔，少說也有七、八十歲了吧。

企圖從造橋人的下一代身上尋找當日歲月的痕跡，令人淡薄感嘆得想笑。往者已矣，是什麼情結，使得留戀過往成爲一種平常而可以理解的現象？也許我早就了解自己和吉門之間，終要成爲空餘留戀的過去，否則何必悲傷？

吉門早就提過，到布魯克林博物館參觀布橋百年紀念大展，但是畢竟沒有一起去成。那天和教授順便進博物館瀏覽，意外的在埃及館遇到吉門，他依舊一張多禮帶笑的臉，却是一雙鬱鬱的眉眼。我們快要變成陌路的生人了。我顫巍巍的想。

「妳每次見到我的時候總要哭，」吉門說：「我是快樂不起來的。」

我是快樂不起來的。我站在巨大的橋塔下，陰涼的影子令人寒慄。也許早就意識到要分離吧，於是每次的見面都有哀愁。

橋的左側，是最高世界貿易中心；那樣高，「也許有一天站在樓頂，可以看到遠在臺灣的妳呢。」最近有個朋友寫信說。右側，是華埠最高的建築孔子大廈，

接近華埠的市政中心 (City Hall)，是典型的行政區域，中產的白領階級把三分之一的生命耗擲於此。

一條橋，不只是銜接兩岸；並且把橋左橋右的景觀區隔得如此清楚……。

來往行人突然都有了仰頭姿勢，我不自禁也抬起頭來，嚇！那高如大樓的橋塔頂上，有個身影蠕動，用力頂着，那小小的顆粒彷彿一直在和高處的風勢搏鬥。怎麼上去的？

我好奇的走前，再回首去看，那顆黑豆子一般的身影，看不出有繩索繫住。「天啊，上去幹什麼！」

他當然不會是要自殺的。雖然和金門大橋一樣齊名，也有人刻意上布橋來跳河，但是費事爬上千仞高的橋塔頂上，恐怕另有「冒生命危險」的正經事要做。果然，一陣無線電呼叫器的聲響，橋上的幾名工作人員和上面的人通話起來。

問明是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為布橋百歲生日製作特別節目，我一點都不意外。電視工作人員常常是搏命的。

和許多用不同形式燒盡生命的人一樣。

陽光似乎更炙烈了，風却還是一陣一陣的。那橋塔頂上的身影時現時隱，更不容易看得清楚。他橋下的同伴，却篤定得像樂天安命。

也許，我想，下回再從地鐵上看到這橋，會高興自己曾經踏過它的脊背吧。
慢慢的，我踱下橋。如果要走回頭路，一樣要面臨是不是再度上橋的選擇呢。

大寶帶客

——我們的歐遊旅行車

剛到倫敦時，還拖着一只大旅行箱，來不及到城郊的旅館洗卸風塵，就跳上了她們的市區遊覽車，先繞市一週再說。

這種遊覽車，全身漆着大紅色，上下兩層座位，愛居高臨覽的，大可攀登扶梯，盤旋而上。車程視觀光客需要，有一小時、兩小時，乃至半天的選擇。每一輛車上配一名嚮導，按着發給的小地圖，沿途說明。

我能記能聽的名勝地點沒有幾個；能够按圖索驥，在車子還沒開過時，辨認出那幾百個圈號當中的一個號碼，也不容易；最後終於閒閒地看風景，不計較什麼是